

佐佐木让系列01

POLICE

POLICE

POLICE

POLICE

绝望的 废墟

“警察小说第一人”
日本佐佐木让

董方译

2010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项
直木奖获奖作品

日本销量超百万“交警系列”作者最新力作

POLICE

POLICE

POLICE

POLIC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望的废墟 / (日) 佐佐木让著; 董方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2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555-3

I. ①绝… II. ①佐… ②董…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228856号

HAIKYO NI KOU by Joh Sasaki

Copyright © 2009 Joh Sa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89号

书 名 绝望的废墟
作 者 [日本]佐佐木让
译 者 董方
责任编辑 冯一兵
特约编辑 陈孟姝 钟孟育 刘玉梅
原文出版 文艺春秋,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8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55-3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006 合澳洲人口味的村庄
- 046 绝望的废墟
- 080 大哥的心思
- 124 消失的女儿
- 168 博劳河杀人事件
- 210 复职的早晨

合澳洲人口味的村庄

仙道孝司透着一层绵密大雪，看见一块巨大的广告牌。

上面用日语这么写着——

“欢迎来到二世谷国际比罗夫滑雪场”

旁边还有相同大小的英文字体：

“Welcome to NISEKO Mt. RESORT Grand HIRAFU”

从札幌翻越过中山岭，驾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仙道孝司把屁股从四轮驱动车的座位上稍稍抬了抬，从中山岭开始到现在的两个小时里，车子一直行驶在漫天大雪中，虽然谈不上是暴风雪，但对札幌的居民来说这也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大雪的天气了。在这种状况下持续开车，仙道孝司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

穿过树林，道路两旁类似别墅或公寓的建筑物渐渐增多，走在路旁的行人大半都是白种人，说得具体些恐怕八成以上都是。这里确实不愧于“小悉尼”或“澳洲村”的称号。

“会吓到你哦，”聪美在电话里说过，“这里的外国人比六本木还多呢，而且大多数都是澳洲人。”

聪美是昨天下午打电话来的，当时她还说道：

“外国人一多，摩擦也容易增多。这个事件中，警察从一开始就怀疑是澳洲人干的，他们是带着偏见开始调查的。”

这条横穿山腹的北海道三四号线，是连接二世谷比罗夫地区与俱知安镇、二世谷镇中心区域的唯一通道。

仙道边开着车，边看向两侧高低不平的建筑物，建筑物上面除了有酒馆、小吃店、滑雪用具租赁店的广告牌外，还有一块是旅行社的。其中完全用英文标示的居多，这么看来可能大家面向的消费群大多是讲英文的客人。

开过便利店前的那条路，出现一处带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这边也有一块同时写有两国语言的广告牌——在右转记号前，写着“国际比罗夫滑雪场 停车场”的字样。

从交叉口右转后，出现一条笔直的上坡道，这就是此区域的主要干道。这里的除雪工作做得很完善，一直朝前到底便是滑雪练习场。

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旅馆从前是为滑雪者而造的便宜客栈或民宿，但如今，基本上都被改建成中等规模的旅馆。

仙道驱车慢慢行驶在这条上坡道上，听说聪美的店就在这条主干道的尽头。她是租这村子里一家老字号旅馆的酒吧来经营的，从她在电话里讲述的情况来看，这酒吧至今已开到第六个年头。

仙道边驾驶着四轮驱动车，边再次回想起聪美的话。

“警察已经断定那澳洲人就是凶手了，他们分明是在把他当成犯罪嫌疑人的前提下对他进行问话并继续探听调查的。求您了，找出真凶吧。”

“你同那个澳洲人是什么关系？”仙道曾经这么问过聪美。

“一起做生意的人，”聪美回答，“他是和我一起在这个村子里工作了好几年的朋友之一。”

“这事为什么要来拜托我呢？”

“因为我知道仙道先生是一位有能力的刑警，而且还听说现在您正在家里调养身体，所以时间上也比较空闲。”聪美回答。

驶上这五百多米长的缓坡后，终于来到平地，眼前就是滑雪练习场。道路右侧有一个面积颇大的停车场，停车场外围有几座看起来像小型旅馆的建筑物。

停车场对面，也就是道路左侧，有一栋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六层楼建筑，正正方方的样子，而聪美的酒吧就在这栋旅馆中。这里原

本是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曾是滑雪者宿舍，不过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泡沫经济的前夕，被改建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仙道把车停入停车场后，朝旅馆大门走去，就在这十多米的路程中，竟然与三群白人擦肩而过。

仙道在大门口掸去肩上的积雪，进入这家旅馆。旅馆一楼设有小卖部，这里也聚集了二三十名白人滑雪客。

走上二楼，看见楼层休息厅里摆设着一架白色三角钢琴。仙道开始找寻起聪美的店，在休息厅的最里面，他看见有一块店招牌。

“WINE BAR SNOW QUEEN”

下面一行还写着“准备中”的字样。

酒吧大门关着，但并没有锁，仙道直接推开黑色大门走了进去。

进门后迎面就是吧台，那里大概可以坐上七八个人。吧台正对面有一大排玻璃窗，可以将滑雪场的风景尽收眼底，与吧台相对的是坐席区。酒吧内部的装修色调基本属于黑色系，没有背景音乐，可能因为这个时段没营业吧，里面看不到一个客人，也没见着聪美的人影。

仙道正打算等会儿再来，转过头去，却看到聪美站在通道的另一头。

“啊，您到啦，太感谢了。”

聪美面带微笑朝自己走来。

老朋友这张六年没见的脸儿成熟了。六年前，她跟仙道是在某个刑事案件中以男性嫌疑犯的亲属和搜查员这样的关系而认识的。那时候，二十五岁左右的聪美还在札幌一家食品批发公司工作。

而今天眼前的她一身黑色装扮，黑衣、黑裤外加黑色围裙，手里正抱着一只放有毛巾的篮子。头发扎在脑后，露出整个额头。

这身时尚的中性打扮，与聪美略显硬朗、毫不卖弄风情的面容相得益彰。

仙道开口说：

“现在很忙吧？有些话想问问你。”

聪美点点头。

“请在吧台那边聊吧，要来点葡萄酒吗？”

“我可能还要开车，有咖啡吗？”

“请稍等，马上就给您准备。”

仙道在聪美的催促下脱掉大衣，坐到了吧台前的高脚凳上。

聪美走进吧台，开始准备起咖啡，只见她边忙着手上的活儿，边向仙道问道：

“您也快复职了吧？”

她所指的是仙道目前的调养休假。现阶段，仙道正接受北海道警察总署人事二科的命令，停职在家调养身体，并且每月必须去指定心理医师那儿接受治疗，只有得到医师的许可方能恢复原职。到目前为止，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一个月，而从第四个月起，仙道就已经连续好几次向人事科提出自己症状有所改善或已经恢复正常的报告，但均未得到人事科的认可。

“还要再过一阵子，已经好很多了。”尽管事与愿违，但仙道也只能这么回答。

“看您气色还不错呢。”

“稍许胖了些。不过，这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聪美说出仙道某位同事的名字，那人也是一名刑警，当时与仙道一起调查与聪美有关的那起案子。

“那以后你跟他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只是偶尔会收到他的短信而已，”聪美继续说，“真抱歉，我还说您比较空呢。”

“你的邀约正合我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吧？”

“我反而是担心能不能帮上你的忙。现在的我，没有搜查权、逮捕权，连搜查的资格也没有，说起来连警察证也没有。”

“但您还是会帮我的吧？”

聪美用期盼的目光直视着仙道的双眼。

她那眼神中完全不含撒娇或是谄媚的成分，有的只是期待。

发生之前那起案子的时候，聪美也用这种眼神恳求过仙道。当时她深信自己的父亲绝对是被冤枉的，并请求仙道无论如何都要找出真凶。在搜查本部仙道能对搜查方针反对到底，说起来就是因为相信了她的那副表情。

“我会尽力的，”仙道回答道，“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你在二世谷。”

“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关注这地方了，”聪美说，“总预感这儿会有所发展，幸好当时的房产也不贵。”

“你这儿是跟人租的吧？”

“嗯。六年前用超低的保证金租到的，要是现在的话根本想也不用想。”

“真的变了啊。”

“这种变化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有一群想让二世谷有所改变的人，经过辛勤的耕耘，才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

“我说的是你。”

“啊，”聪美还是点了点头，“我自立了，至少自己是这么认

为的。”

聪美端着盛着咖啡的大陶瓷杯，仙道把杯子移到跟前，用双手捧着。

“给我说说你托我的那件事儿吧。”

“嗯，好。”

聪美从吧台里面推出两张新闻剪报。

“这是前天早报的消息。”

那是一则昨天接到聪美电话后，仙道也找来看过的消息。

内容大致如下：

俱知安镇山田公寓街发现横死女尸

本月二十号清晨，在俱知安镇山田（比罗夫地区）一所租赁别墅中，别墅主人亚瑟·理查德（三十七岁）发现一具横死女尸，并通知了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有勒痕，警察初步判断为他杀事件并开始侦查。目前死者身份尚未查明，据说该间别墅这几天并未被出租过。

另一则新闻是昨天这里当地的报纸上的。

俱知安镇女性被勒死事件，死者身份已查明

本月二十号，在俱知安镇山田（比罗夫地区）一所租赁别墅中发现的不明女尸，其身份已查明。死者名叫吉野久美（二十六岁），曾在镇内一家饮食店工作，据说自本月十七号开始就未返回过自己的公寓。警方目前正围绕死者的交友关系展开调查。

看完这两则新闻报道，仙道抬起头询问聪美：

“警方认为发现死者尸体的地方就是被害现场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还没有查明吧。”聪美回答。

“那这个叫亚瑟的男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澳洲人，八年前就开始住在这儿了。因为是第一发现人，所以也就成了嫌疑犯，今天应该也在俱知安警察署里接受问讯调查。”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经营一家做澳洲人生意的旅行社，除此之外还经营餐厅和酒馆。可以说是把这里变成国际化旅游圣地的功臣之一，也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同时他还担任志愿团体——二世谷元气俱乐部的副会长。”

“已经结婚了？”

“嗯，太太是日本人，还有两个孩子。他家是自己造的，就在发现尸体的那栋别墅附近。”

“报纸上写着他是出租别墅的别墅主人。”

“那是报纸搞错了。那栋别墅一开始是他自己住的，后来就一直转租给别人。”

“他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

“被害人直到上周前还在亚瑟的店里干活呢。”

“是打工吗？”

“没错。她从三年前开始住在二世谷，好像前前后后换了很多份工作，不过我跟她也不是很熟。”

“报纸上说在调查她的交友圈，说白了就是调查被害人的男女关系，亚瑟和那个叫吉野的被害人有那层关系吗？”

可能仙道的说法过于直截了当，聪美无奈地笑了起来。

“我想是没有。”

“有什么根据？”

“因为大家对被害人的评价并不怎么好。”

“你是指男女关系？”

“还有工作方面。好像她频繁调换工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不觉得亚瑟会跟这样的女人有一腿。”

仙道露出微笑。原来如此，对于这起事件中的两名当事人，聪美的评断很是黑白分明，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会私下拜托自己调查此事。这情形就跟当时她恳求仙道为她深信不疑的父亲洗脱罪名、找出真凶时一模一样。

“您怎么看？警方的猜测很奇怪吧？”聪美问。

“现在还不清楚，我等一下就去现场看看。”

“那种情况之下，亚瑟被当成嫌疑犯是正常的吗？”

“死者在自己出租的别墅里被发现，而且他又是第一发现人，在这种情形下被警方列为第一怀疑对象也无可厚非。出现了什么有力的物证吗？”

“我不知道。”

“如果物证出现的话，怀疑对象就会随之改变，可能也就不需要我出场了。”

“事情不止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警方很想好好整治一下澳洲人。”

聪美说，越来越多的澳洲人来到这一地区，但事实上当地政府和警方未必欢迎他们。虽然他们非常欢迎短期滞留的滑雪观光客。但长期居住在此和在此区域经商的外国人增多后，本地人嫌外国

人麻烦的倾向就越发严重了。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弊端越演越烈，而那些澳洲人为此向当地政府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对于改善不良景观以及拆除到处林立的广告牌等要求，是当地政府官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事。另一方面，对于居住在镇上的本地居民来说，澳洲人不能遵守以垃圾回收制度为主的一些日本生活习惯，这引起他们的诸多不满。

而警察却对澳洲人酒后驾车的问题头痛不已。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严厉整治酒后驾车的时期，恰好也是澳洲人急速增长的时段。可是，即便让酒后驾车者停车接受路检，他们也听不懂、说不来日语，而负责的警察则连这是违法行为也说不清，结果只能眼睁睁放他们离开。有时候，双方发生争执时，其他不相干的澳洲人也会横插一脚，自愿充当翻译兼辩护人的角色，办事的警察也不想把好端端的一个夜晚断送在区区几名澳洲人的手里，往往最后也只是让他们以后注意就草草了事了。

因此，听说当地警方都有一种普遍心理——不能让澳洲人在此地无法无天。

所以，警方似乎制定了方针，如若再遇到澳洲人犯事，一定要严肃处理，而且，在年后镇上工商振兴会的交际会上，警察署长也这么号召过大家。

“碰巧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件事。警方好像认为如果在这件事上能表现出严厉的态度，可能澳洲人就会有所自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瑟也已经成为了警方的眼中钉。”聪美说。

仙道听后苦笑起来。

“就算如此也不能捏造罪名啊，如果那样的话，澳洲政府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该不会即便这样也在所不惜吧？”

“我能与亚瑟谈谈吗？”

“接受完问询他会回店里，不然就是回办公室。”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

“就在十字路口后面，公寓街到底，我这就画张地图。”

“画上亚瑟的家、他的店。还有吉野的公寓在哪儿？”

“在俱知安的城镇里。”

“不在这儿吗？”

“这村里的房价高得离谱，空房都是租给观光客的。在这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是从俱知安或二世谷的城镇里过来的。”

聪美在观光地图上作了五个红色记号——发现死者的小屋、亚瑟的家、他的两家店，还有今晚仙道住宿的旅馆。仙道接过地图，从高脚凳上下来。

“我会再来的。”

出了旅馆，仙道驱车从原路下坡。他控制着速度缓缓而行，不久便看到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这儿是村子的中心地区。

见信号灯转绿，仙道穿过十字路口，前往马路对面的斜坡。记忆中，这条路以前应该与国铁比罗夫车站相连，而如今已有所改变。

仙道按照聪美所示驶下道路后，发现道路两旁的公寓密度与大都市住宅区并无两样。虽然也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块空地，但空地前必定会放上“FOR SALE”的英文招牌，可能是面向外国投资者的出售牌。

行走在坡道上的路人络绎不绝，虽然多为年轻的白人男女，但上了年纪的老人或孩子也为数不少。有扛着滑雪板的，有抱着船形

雪橇的，有空手闲逛的，还有拖着大行李箱的。但凡与他们目光交汇，对方大都能报以微笑。

仙道驱车在与坡道垂直相交的第三个路口左转，从公寓间穿过，笔直地向前行驶，不久就来到了公寓街的尽头，再往前好像就没有马路了。路的尽头可能有一条小河，而河对面便是一片原始森林。

道路左右共建有四栋别墅，最里面有一所三角房顶的木造小屋，小屋前围着“禁止入内”的黄色胶带，上面还有“北海道警察总署”的字样。看来这小屋就是发现死者尸体的现场。

仙道把车停在黄色胶带前，下了车。

小木屋的对面是一块没有树木的空地，面积宛如网球场大小，地上的积雪看来深约两米，上面还插了块“比罗夫不动产商会管理地”的招牌。

仙道站在“禁止入内”的区域外，朝事发现场望去。小木屋位于私人道路的深处。可能是“禁止入内”的关系，连除雪车也进不去，因而门前的积雪把通向小木屋门口的道路完全覆盖住了。

仙道徒步踏入雪地，在禁入区域外不断移动着位置，试图从其他角度观察小木屋。正如他猜想的那样，那座木屋后面的陡坡下就是小河，看来小木屋的出入口只有正门一个。

仙道抬头望向天空，雪依旧在下。在现在这个季节，这里每天的积雪量有三四十厘米，发现死者尸体后，应该没办法搜集到轮胎印或是脚印。

三天前发现死者尸体的那个早晨，木屋管理者亚瑟发现死者并报了警。虽然报纸报道被害人是被人勒死的，但并没有写明这里是杀害现场还是弃尸地点，可能连警方也无从判断。

身后传来汽车引擎声，仙道转回头望去，看见一辆厢型车刚好

停在自己的车后，车上坐着两个男人，正朝自己这边看过来。虽然不能从长相上作出判断，但从那不太客气的眼神看起来，对方很可能是警方的人。

当仙道回到自己车边，正要打开车门时，从那辆厢型车上跳下一名身穿防寒工作服的中年男子。

男人边警惕地盯着仙道边靠过来，仙道换了个姿势，面向对方。

“你在干什么呢？”男人说。

“没干什么。”仙道回答

“那儿可是禁止入内的，你知道吗？”

“我也没进去啊。”

从厢型车的驾驶座上又下来一名男子，看上去年轻些。

中年男子再次问道：“能把驾驶证给我看一下吗？”

“你是谁？”

“警察。”

中年男子从防寒衣的口袋里拿出警察证，上面有北海道警察总署的徽章，不过只在仙道眼前一晃便收了起来，根本没时间看清他的名字。但好歹的确是个警官。

仙道从皮夹里抽出驾驶证，亮到对方面前，见中年男子伸手要取，立马收了回来。

对方的眼中露出怒意。

“给我确认一下你的名字。”仙道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也是北海道警职人员，让我也查一下。”

“北海道警职人员？”

“嗯，北海道警察总署刑事部。”

对方听罢微微露出怯意。

“那你叫什么？”

仙道再次亮出驾驶证。

“搜查一课，仙道孝司。”

仙道同时出示了共济会会卡。道警总署的共济会会卡，在出入相关设施时一样能起到身份证的作用。见对方再次伸手想要拿来看个仔细，仙道这次乖乖地交了过去。年轻警员立刻拿着会卡返回厢型车。

“就算是刑警，”对方态度略有缓和地说道，“那在这儿干吗呢？这儿可是发现尸体的地方，应该没你可干的事儿吧？”

“我好奇。”

“这算什么理由？”

“好奇需要什么理由吗？”

“局外人私自掺和，我们很为难啊。”

“我给你们添什么麻烦了吗？又没进入现场。”

“你不是在这儿到处转悠吗？”

“难道这也违法？”

“话不是这么说的，但这事件怎么说也都还在侦查中呢。”

仙道回头望望小屋。

“杀人现场该不会也是这儿吧？”

“你管得太宽了。”

“要么现在还不知道？”

“这跟你没关系。”

年轻警员在车里说：

“没错，是仙道孝司警部补。”